



崇州市羊马镇胡霞 贤妻良母被中共迫害家庭破碎 现又遭绑架

2011年6月28日，四川崇州市羊马镇崇江路社区由熊加军为首带领鲁老三、刘勇等7个人到胡霞家楼下从早晨7点钟一直守到10点钟才撤。还余2人那里守到下午5点钟，才撤走。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上午11点多钟崇州市610、羊马派出所镇政府、崇江路社区等三车恶人，在胡霞打工处绑架了她，胡霞目前不知关押何处。

胡霞，女，四十八岁，成都崇州市羊马镇居民。修炼法轮功的胡霞，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勤持家务，无微不至的照顾丈夫、女儿，自己还开了一个门市，一家人过着平稳的生活。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下，导致她的亲人反目，家庭破碎。

胡霞于一九九八年五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从此后她按“真、善、忍”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身体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生意也越加红火。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蔑，毒害着世人，胡霞自己做真相资料出去散发，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胡霞丈夫帅如勤，是崇州市羊马镇中学教师，在中共迫害的红色恐怖毒害下，他害怕胡霞修炼法轮功连累自己，三番五次威胁要离婚。二零零九年八月初的一天晚上，帅如勤先是拽手拽脚将胡霞往门外拖，后打电话叫来崇州市羊马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胡霞，并把胡霞的电脑、大法书、神韵光盘全部交给羊马镇派出所警察。

第二天下午，胡霞被关押到崇州市拘留所，遭警察用电棒打脚心，抓扯头发强行拍照，警察的凶残迫害，致使三天后胡霞十一年前的心肌炎复发，恶徒这才通知家属接人。几天后胡霞被迫离家流离失所。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胡霞在新都再次被绑架，在新都区城东派出所，警察将她的手臂反拧背后强行按手印，给胡霞戴上脚镣手铐铐在刑椅上，铐了一天，腿肿的象水桶一样，还不让上卫生间。

后胡霞被转到新都看守所非法关押，恶人对胡霞抓头发、打耳光、强行照相，胡霞绝食抵制迫害，几天后恶警所长找来两个彪形大汉犯人将胡霞用铁链绑在死刑床上，一会儿就围上十几个警察给她灌水，胡霞一身被灌的水湿，恶警放狼狗来，狼狗舔她脸、手。几天后胡霞心肌炎再度复发，心速跳动加快了，被拉到城里医院检查，每天输液，但液输不进去，输哪儿哪儿就肿，手、腿肿的吓人，胡霞不肯去，恶警就扯头发、打耳光、连拖带扯将她弄去城里医院输液，有两天，恶警将她铐在床上输液。

后胡霞被崇州市“六一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劫持到新津洗脑班，羊马镇中共人员逼胡霞的丈夫帅如勤交保证金四万八千元，胡霞弟弟垫了一万八千元，并声称若一年后不“转化”（中共警察用酷刑、洗脑和株连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称之为转化），胡霞弟弟要再押二万四千元，帅如勤要再押扣拆迁房款十万元现金。在一系列的精神、肉体、经济迫害下，她违心写下所谓“三书”（即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

胡霞二零一零年一月回家，知道写“三书”错了，继续修炼法轮功。但丈夫帅如勤不准胡霞炼功学法，不准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羊马镇崇江路社区熊加军、鲁国建等还经常到胡霞家骚扰。八月三日早晨，帅如勤见到胡霞在打坐炼功，就拳打脚踢

的把胡霞拖到客厅，吼叫着要离婚，并发疯的说：今天打你，以后还拿刀杀你。

胡霞被迫离婚。帅如勤只给胡霞一偏僻空房及一张床、一沙发，其他房子、家具、存折、汽车都没给胡霞。在中共的迫害下，胡霞一个人过着清苦的生活。然而崇州市羊马镇政府、派出所、社区、新津洗脑班的中共人员还不放过她，多次到胡霞住处进行威胁、或录像等骚扰，前夫帅如勤也与其女儿帅育跑过来叫胡霞配合邪恶，胡霞就给他们讲真相，前夫帅如勤就殴打胡霞。

后来胡霞为了生计，在羊马镇街上找了一份工作，帮卖日杂货。可是好景不长，2011年6月29日那天上午11点过，就在打工处胡霞又遭崇州市610、羊马派出所、镇政府、崇江路社区等三车恶人绑架迫害。

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没有错，对国家、个人都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是对所有中国人的迫害。如今，中共已经把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同样用来对付几千万冤民，不允许他们为自己鸣屈喊冤，否则就跟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酷刑冤狱。对邪恶的纵容就是对所有人的犯罪。

希望被中共几十年谎言欺骗的人们来了解真相，用正义捍卫良知，不再充当中共奴民，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还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本色。

‘崇江路社区主任熊加军：电话号码13882038651

鲁建国：电话号码13881917108

羊马邮政编号：028-811231



在无助中等待死亡的我获得了新生

【明慧网】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老专家教授对我说的话：我看，你们是农村来的，也没有医疗保险，就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就你这个病，每月得用两千多元的药费，再怎么治也不会有任何效果的！虽说你得的这个病不叫癌症，可比癌症还难治，根本就治不了，每天就泡点药草水喝喝，多少能减轻点痛苦，什么时候胆管破裂了，胆汁流出来了，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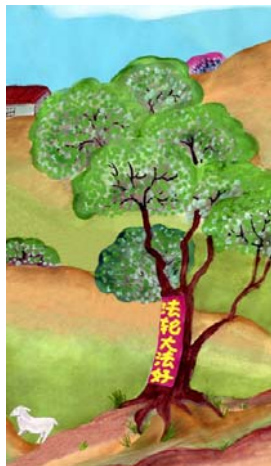
现在，我早就不喝那药草水了，我的胆管没有破裂，胆汁也没有流出来，最重要的是，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活着。想知道是什么挽救了我吗？是法轮大法！

我在1991年患上了可怕的胆内三级胆管结石——三级是最细的，并且两块石头把胆管都撑胀起来了，不能动手术，更不能用激光打，靠药物排，根本就不可能排出去。那时，一米六四的我，瘦得只有八、九十斤，脸蜡黄的，没有血色。邻居家的三婶看见我说：我咋瞅你咋都吓人！邻居和亲朋好友都为我叹息：年纪轻轻的孩子又那么小，怎么得了这种病呢？

我每天除了打针就是吃药，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真是痛不欲生！为了治好我的病，丈夫除了整天拼命挣钱外，就是带我到处求医问药，几乎跑遍了省城的各大医院，最后，碰到了那个好心的老专家教授，他才对我们说了文章开篇的那番肺腑之言。听了他的话，我更加无望和痛苦了。

就在我要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时，我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1998年3月的一天，三婶和大姐来我家告诉我：今晚村里要放法轮大法师父讲法录像，你去看看吧。我没有吱声。她们走后，我跟婆婆说：我不去，医院都治不了我这病，我什么也不信！婆婆跟我商量：妈陪你去吧，咱今天就试试，不好，明天咱就不去。就这样，当晚我跟婆婆去看了录像，在看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身体非常舒服。走在回家的路上，两条腿轻飘飘的。每天都吃药的我，从那天开始就没再吃过药。第四天看完录像后，三婶对我说：明天我们骑车到市里去请大法经书和师父法像。我顺口就说：行！回家一想：我已经很多年不能骑自行车了，明天去市里，能行吗？结果那天我不但来回骑了五十多里路没感觉到累，而且还能够吃饭、干活了。从那以后，我就什么活都能干了，我真的获得了新生！

村里的人们看到我的变化，也都来学炼法轮大法了，很快就又有几十人学炼。家人从我的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都非常支持我学法轮功。丈夫把炼功点开在我家，为此还专门买来了彩电、VCD，为我们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丈夫逢人就说：我媳妇要是不学法轮大法，就这点钱，都不够她半年的药费。婆婆更是见人就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儿媳妇的命，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香港《前哨》杂志：

江泽民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

【明慧网】香港《前哨》杂志2011年2月刊大陆报导栏目中的头条文章，即总第240期被列为封面的精选文章，题目是《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作者揭示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自知死期不远的江泽民，2010年起至少两次对身边的人谈到，这辈子做过两件蠢事：之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中国大使馆不能撤退；之二则是镇压法轮功，为自己平添了几千万“敌人”，是这辈子中做的第二件大蠢事。

江泽民虽自认迫害法轮功是“蠢事”，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犯罪，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增无减。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以来，中国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被迫害致死、致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然而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被残酷的打压吓住，他们坚持“真善忍”信仰，向人们揭露迫害真相，中国大陆和全球各国支持法轮功的正义之声越来越强。自二零零零年以来，全球已有30个国家的35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集团的律师团，已在16个国家提出了针对江泽民的18个诉讼案。江泽民看到大势已去，作为一个政治阴谋家，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大蠢事。

不管江泽民或中共出于什么目的放出这种信息，这种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的说法，对那些还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和那些上当受骗或仇恨法轮功的人们，是值得去深思和反省的，跟着中共一条路走到黑，只能是自己害自己。◇

《公务员法》——

参与迫害者都是替罪羊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说：“是江泽民叫我干的。”你以为是恶党叫你杀的人，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吗？就可以逃脱惩罚了吗？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